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此一段皆吏治所需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以此思之士而盜者鮮矣

治猶未至也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淸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

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貲助邊天子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歳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尭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
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
論議之徒豈不諠譁盡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
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
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
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
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
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

壞如擢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朱浮上光武皇帝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狼今縣吏既滅六國

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輙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省送迎事
歷不如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左雄上孝順皇帝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潛齋老手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得其人則可容畜非其人則宜誅勠

可爲痛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王嘉擇賢疏〕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緗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

最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薀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涖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歎

服號爲獨立。君

宣宗時于延陵爲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艱陟而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

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惜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墉為兗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良吏何以
下大和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漢班固循吏傳）

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

獄中最好讀書不可捏過

黃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閒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决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楊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頴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

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

不如是何以不下堂而知

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
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循良以爲渤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
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
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
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
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
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
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
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
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
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遷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

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
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
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韮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
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
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
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
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
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
祠祭至今不絕
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彰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到虎捨官可以為政

肥親好眼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與行、日有所化。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嗚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

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吳祐爲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巽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巽君、因投繯而死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蚤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餚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昆知治民而不知免患爰俗移非惟事

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十二虎恢閧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南陽太守杜詩致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寛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哥左兩判官

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知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

之南判可大用

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拋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宣宗校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

除君奭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恕

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終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爲楊州剌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劢

批 進曰臣、莫何須叵子

疏趙彥深元文遂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遂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韋澳嘗奏事宣宗欲以澳判戶郎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鎭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囘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漢皇甫規〕上順帝封事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巳之譏是以上慙
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内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弋之術或有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
也如徵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
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
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
軍失儀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
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
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
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

文情婉妙有斷制當時第一手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喩

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魏曹植求自試表）

初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河以書傳也臣敢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巳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
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
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
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
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
賢焉而死烏獲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
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經借非事而啟暢得力亦在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

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行故民不死也令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蘇代不可言兆古今斷策第一手也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被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沲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

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陳情

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
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傅亮賛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謨其身猶有此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者若捲戟開關則危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位以銓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雎得

蔡澤退而免患疾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馬琦曰古人謂凡貴當可使賤如卿不可復賤此論欲退身而不敢者士至不可退安所税駕哉　唐李德裕退身論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

意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纂